歲歲年年人不同

汪金友

春節隨感

幾天前，一個侄女打來電話，說她剛買了一輛新車。我問：「你們不是已經有了一輛汽車嗎？」她說：「是啊，這輛是專門給我買的。這樣我倆一人一輛，上班方便。」

這個侄女是我弟弟的女兒，父母務農，收入有限，連上大學的學費，都得靠親友接濟。畢業之後，來到北京打工。後來戀愛結婚，並在幾個月前生了一個孩子。老伴講：「咱侄女命好。」而我說：「他們是趕上了好時代。」

四十年前，村裏人無論趕集還是探親，都是靠兩條腿走路。年前年後，大路上總是人來人往。偶爾發現一輛汽車路過，則會有一群孩子追着呼喊。

三十年前，村裏人是騎着自行車出行。那時候，誰家有一輛「飛鴿」或者「永久」，會讓小夥伴們非常羨慕。結婚彩禮「三大件」，第一件就是自行車。

二十年前，村裏人是開着農用車探親。男人開着，老婆孩子在車廂裏坐着。雖然因爲冷，要裹一條棉被，但畢竟是機動車，往親戚家門口一停，也很威風。

這幾年，村裏的很多人，都是開着小汽車走親訪友。我算了算，僅我們兄弟幾個的兒女，就有了八輛小汽車。別說父輩，就連我們，也是不曾想到的。

一個在縣城工作的侄子，在我們家族的親友圈裏發了兩張照片，讓在外的兄弟姐妹們猜：「知道這是哪裏嗎？」大侄女首先回話：「這不是奶奶住過的老家嗎，怎麼變成了這個樣子？」想當初，我家這個地處村中心的大院，住着六戶人家，共有三十多人。而現在，老人們都離去了，兒輩們都搬出了，孫輩們都進城了。致使這所無人居住的老宅，不僅牆體斑駁，而且連大門之外，都長滿了荒草。

每次過年回家，我都要在村裏的老街上走一圈，看看那些老房、老路、老井、老樹，也看看那些老鄰居、老同學，老夥伴。閒談中，也悟出了一個道理，那些離開農村越早的人，見到的世面和得到的機會越多。現在的生活，也比留在村裏者更爲滋潤。

可在幾十年前，離開農村又談何容易。自己跑出去，會被當作「盲流」送回來；悄悄做生意，會被當作「投機倒把」抓進去。偶爾有一個招工的機會，一般農民子女根本排不上號。直到改革開放以後，才打開了城鄉流動的閘門。

我大概算了一下，僅我們村，現在北京工作的年輕人，就有一百人左右。他們大都是近十年中的大學畢業生，通過考試、應聘等，在城裏找到一份不錯的工作。而且其中的大多數人，都在北京買了房，安了家。然後再把父母接到城裏，一邊照看小孩，一邊享受現代生活。

當年唐代詩人白居易去京都長安拜謁文壇領袖顧況時，顧況慨嘆說：「長安米貴，居大不易啊。」等看了白居易的詩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才改口說自己是在開玩笑。而如今，看了聽了很多年輕人的闖蕩經歷之後，我突然覺得，「京城居，很容易」。因爲像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就業和創業的機會，實在是太多了。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路還是那條路，村還是那個村，而在村裏過年的人，比三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卻完全不同了。其中的很多人，都曾經走南闖北，都已經見多識廣。雖然他們仍舊要回這個村裏過年，但自己的事業和希望，卻都在城裏。比起父輩來，他們最大的變化，是有知識、有經驗、有理想，有信心。相信別人做到的事，自己也能夠做到。

水中薯

張金剛

人生在線

從老家土窖掏出的紅薯，輾轉一進我家，便蒸煮燉炸上了餐桌，綿糯香甜，甚是稀罕。一日，妻子驚叫，牆角的那幾塊紅薯已生出芽子；也難怪，因工作忙碌竟將其遺忘有半月餘。

扔了？可惜！忽地，我腦洞大開：水培紅薯，讓其新生勃發，以供賞玩，豈不妙哉！揀品相勻溜美觀、芽子飽滿密集的一塊，泡入寬口玻璃瓶中，灌滿水，置於陽台之上。玻璃窗、暖陽光、水中薯，樸素且有生活氣息；端詳，如若看到綠葉青葱、藤蔓盎然、一派生機。

就在那幾日，我因不堪工作之重、身體之虧、家庭之困、壓力之大，決然提出辭呈，結束政府辦工作十一年兼職兩年的文秘生涯，專職文聯事務。一時間，質疑聲有，惋惜聲有，鼓勵聲有，而我卻淡然。因爲深深懂得，眼下毫無激情和創新能力的狀態，一如那生芽的紅薯，價值折損；於我，於工作，於培養我的單位、關心我的人們，均無益。何不退出，幹自己喜歡的事，或許天地更寬，景致更美。

果然，暖陽、清水、時間，喚醒了紅薯蟄伏的潛能。從芽子，到新葉，到葉片，一天一個樣兒；不日，便「光頭生髮」、支楞八翹，煞是可愛。我們白天上班、晚上安眠，這期間，紅薯就如一個聽話的乖寶寶，在窗前默不作聲地盡情潛滋暗長，靜靜生髮，總想着在我們有一刻看到它時，能送上一個大大的驚喜，以展示它的努力與新姿。

回到文聯，心性更趨純淨、純粹，與清水無異。大可靜坐下來，謀劃一下工作，而不像兼職時的顧之不及。那本辦了四年的雜誌，打算更加突出品位，成爲品牌；那些在文藝戰線默然堅守的文藝愛好者們，打算給予更多的服務與幫持，耕耘出廣闊天地。業餘時間，重拾自己的小愛好，多讀書，多寫作，多鍛煉，讓興趣成爲強心劑；回歸自己的小家庭，少應酬，做家務，勤操持，讓生活更加有品質。相信，有一天，我也如紅薯般，向別人展現不尋常的一面，起碼給自己一個交代。

自從水中薯開始榮發，便「渴」得很，每天需要澆水伺候。某晚，妻子拿着水壺，站在窗前，對着紅薯開始嗔怪：你說你，怎麼這麼能喝水；早上剛給你倒滿，現在就喝光了；你看你旁邊泡的洋葱、土豆、蒜苗，就不像你；要再這麼貪喝，我就掐禿你，拌成涼菜！在一旁讀書的我，愣下來，聽她這麼叨叨，着實感覺好玩，也很久沒見妻子有這般興致了。說歸說，她還是給紅薯餵飽了水，說：一定好好長啊！

這話，我倒覺得，妻子像是說給我的。曾經，加班加點、事務應酬，身心俱疲，照顧不上家，關心不了她不說，還經常拿家當旅館，一進家門便沉默，懶得說一句話；有時竟然一言不和就開吵。家的溫暖，漸在流逝。辭職後的這幾日，在家陪伴、溝通交心、打理家務的時間多了，我倆曾一度焦灼的心牆轟然倒塌，理解、包容讓溫馨重新洋溢家的時空。她對紅薯的「訓話」，若擱在以前，她哪有閒情說，我哪有閒心聽；如今，這話聽來很矯情，卻很煙火；很無用，卻很有趣。這正是家庭需要的，也是我倆想要的。

紅薯的生命的確很有力。近一個月，那白白的鬚根，已長而密，滿滿地團在瓶底。那紫綠的秧莖，簇簇地長滿了頭。稍早的，根部硬挺，梢部柔嫩，順着我拴吊的線繩，纏繞、攀爬；新生的，也不示弱，向中、向上聚攏，長得甚是歡喜，看着更是喜歡。一時，水中薯成了我朋友圈的明星，讚聲一片，大有超過我的美文關注之勢。

早上，叢綠中忽然發現兩片黃葉，心中有一絲隱憂。於是，採了四株嫩莖，插在大花盆中，希望紅薯在此扎根、生長，收穫幾枚小紅薯也說不定呢！

水中薯，再平凡不過的生靈；借水而居，釋放能量，完成了生命旅程的一段葱鬱綻放，而我的轉型仍在路上……

不由思忖：紅薯如我，我如紅薯；如此，好極！

簫聲

魯先聖

自由談

最喜歡聽簫聲，特別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簫的音量並不大，但是它深沉而悠遠，能夠穿透人的心靈，似波濤洶湧的排浪，似浩瀚林海的松濤，似千軍萬馬的轟鳴。

簫不適合在音樂會上演奏，簫聲只適合一個人獨自傾聽。

如果一個人沒有深厚的內涵，如果一個人喜歡世間的浮艷和熱鬧，如果一個人注重的是外表的形式而不是內在的美麗，就不會在簫聲裏找到共鳴。

人們總說文學家容易感傷，我說不是，文學家看到一枚落葉，想到的是一個季節；看到一滴水，想到的是無邊的海洋；看到一粒沙，想到的是浩瀚無垠的沙漠；看到一棵草，想到的是遼闊的草原。

在文學家的眼裏，從來沒有靜止的事物，一個剎那預示着一個生命的歷史，一棵小草宣告了春天的到來，一片荒涼的山崗昭示着自然的滄桑。

「有兩種東西，我對它們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們在我心靈中喚起的驚奇和敬畏就會日新月異，不斷增長，這就是我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這句話出自德國哲學家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最後一章，被刻在康德的墓碑上。

叔本華說：「任何人在哲學上如果還未了解康德，就只不過是一個孩子。」多少年以來，無數的哲學家和政治家，從這句話中吸取着無窮的智慧。面對浩瀚的宇宙星空，我們是多麼的渺小！面對人間社會中的道德法則，我們又是多麼無知！

我們要做的，是時時刻刻的自省和自律。

我很慶幸自己從很年輕的時候就義無反顧地選擇了文學之路，一生一直從事寫作的事業。

經常有人問我：你寫作是爲了什麼？是爲了金錢嗎？是爲了名聲嗎？

我說：不是，我寫作不是爲了金錢富貴，更不是爲了博取虛名。我寫作是爲了抵達繁花似錦的生命彼岸，是爲了抵達自己的心靈，是爲了洞察人世的秘密，是希望借助自己的眼睛幫助人們分清善惡。

每天的清晨，當我坐在書桌的前面，我彷彿是領到了一張人間喜劇的請柬，自己就走到了舞台的中間，擔當起重要的角色。

對於我來說，沒有什麼比讓我自由的寫作更大的人生安慰。當一個個美麗的文字從鍵盤上流出，我感受到的是生命的快樂和從容。那一個個玲瓏活現的文字，每天都爲我撥開世間的迷霧疊嶂，引領我走進遼闊的生命原野。

郁達夫父子與《瞬息京華》

海龍

往事鉤沉

最近應邀在紐約紀念郁達夫會議上發言，使我憶及新千禧年初跟郁達夫和王映霞所生長子郁飛交往和對他採訪的往事。

郁達夫是中國現代文壇上的一個奇人。達夫同時代人或朋友每憶起他，除公認他的才華外，也公認他爲人忠誠，重友情講義氣。達夫是個性情中人，直率、敏感且做人瀟灑。郁達夫的朋友三教九流皆備，他可以在國會、廟堂高歌，也可以在下層小酒館跟販夫走卒喝酒。郁達夫出道時在文學探索和描寫上的膽大震驚社會，但他一生卻少有私敵。他在文壇上可以跟公認最難交往的作家交朋友；他朋友中有人關係水火不容但待郁達夫皆赤膽忠心。郁達夫爲人不奸猾，不世故，不妥協，不造作，卻博得了最難相處的文人圈子中人的共同尊敬和愛戴。

郁達夫一生中有無數的謎，其中一個是他欠了一筆文債。而這文債又跟情誼、金錢掛上了鉤。郁飛回憶說，父親跟他在南洋時，著名作家林語堂曾將他的嘔心瀝血之作《瞬息京華》託付給郁達夫去翻譯，並先預付了翻譯費。這筆錢有說是五百美金，有說是一千美金；總之，在當時這是一筆天文數字。錢是一個方面，而信譽則是更重要的方面。

爲什麼林語堂不遠萬里獨獨將書稿和翻譯費送到郁達夫那裏去呢？其實精明的林語堂對此是有說明的：「夫譯事難，譯《瞬息京華》尤難。……一則本人忙於英文創作，無暇於此，又京話未敢自信；二則達夫英文精，中文熟，老於此道；三，達夫文字無現行假摩登之歐化句子，免我讀時頭疼；四，我曾把原書簽注三千餘條寄交達夫參考。如此辦法，當然可望有一完善譯本問世。」

▲郁飛譯本《瞬息京華》（又譯作：《京華煙雲》） 資料圖片

但是，當時兵荒馬亂而且郁達夫又忙於海外救亡抗日，他很難坐在書齋集中精力埋頭譯書。但是，到底他翻譯此書了麼？毫無疑問他着手了，而且據海外文訊和近年來的考據，郁達夫在南洋發表過部分譯文甚至近年來有人在抗戰後加拿大華僑刊物上也見到過疑似郁達夫的譯文。因爲年代久遠加上戰亂，很多當年資料已經湮滅無聞。有人說郁達夫翻譯了不多，但又有說法郁達夫幾乎譯完了此書。不管怎麼說，事實上我們今天見到的郁氏原譯的確有限。這不但是林語堂永遠的痛，也是現代文壇的巨大損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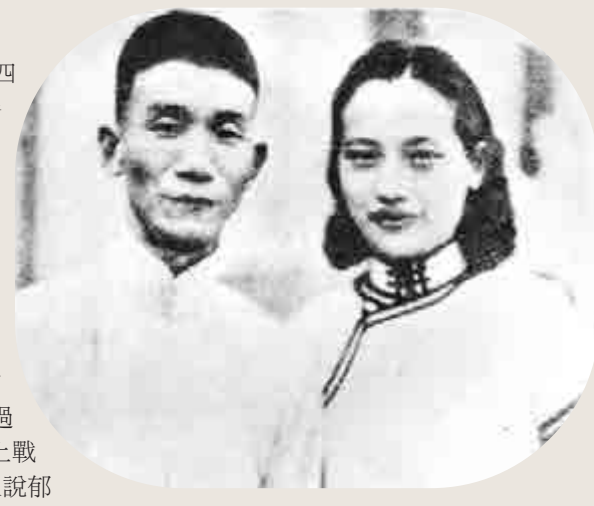
其後，其他譯者未經允許翻譯了林語堂的此書並將書名譯爲《京華煙雲》；雖然這類譯本後來比較流行，但林語堂一直不認可。林氏自己本人是大作家而且中英文俱佳，他本人不願操刀去翻譯自己的著作而傾心於郁達夫，當然一般的譯者他不會看上。

於是，這件譯事就懸了起來。郁達夫其後慘被暗害，這件文壇公案就成了永遠的懸案。

沒想到，此事並沒就此完結。近四十年以後，在南洋跟隨郁達夫的兒子郁飛父債子還，在八〇年代初開始嘔心瀝血地續譯其父當年未能完成的《瞬息京華》。這項工作又進行了差不多十年，直到一九九〇年底才如願完成。

那麼，讀者不禁要問，爲什麼郁飛要拖那麼久才續譯這本書呢？這裏面隱藏了一段讓人心酸的故事。

原來，當年戰亂流離失所，郁達夫在日本人封島之前將郁飛送回祖國。離開父親後，郁飛隨父親友人坐船經印度回國。可到達印度後郁飛不幸失去了歸國途徑滯留於斯，小郁飛當時身上有爸爸的一張名片，斗膽寫信給正訪問印度的蔣介石，僥幸獲得了從印度返國的機票。到重慶後，郁達夫本想託付郁飛給沈從文，但考慮他文人清寒，遂把郁飛託付給了老上司、對他有知遇之恩的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長陳儀。陳儀珍重舊情，對小郁飛優渥善待；特別是其後傳言郁達夫南洋遇害，陳儀更是對友人的託孤十分盡心。由於陳儀忙於公事對小郁飛難以時時事事關心，遂責令女兒陳文照顧郁飛。郁飛稱陳文爲乾媽。



▲郁達夫（左）和王映霞 資料圖片

郁飛童年遭困厄隨不睦之父母奔走天涯，九死一生回歸祖國卻父喪母嫁。五十年代初他到北京上了新聞學校。畢業分配時他貪戀一個蘇州籍女同學而追到了新疆，但此女爲人精明很快調回了蘇州；留下癡情的郁飛在新疆落了單。

後來，郁飛在新疆安了家，卻又不幸被錯劃成了右派。郁飛隻身跑到北京想找郭沫若替自己評理說情，郭沫若不在；郁飛轉去找父親在星洲的好友胡愈之。胡愈之恰巧正在開會。郁飛趁空跑到印度使館看望同學。沒想到這下遭了災，郁飛被以叛國投敵罪宣判入獄服刑十五年。

在被逼勞改時，郁飛幹過各種髒活累活，後來獄方發現他有外語才能，遂責令他在監獄裏當不能署名的翻譯匠。悲慘的牢獄生活並沒有毀滅郁飛的詩心。一九七七年被釋後，他又去北京申訴，旋即被錯劃的右派案得以平反；他開始在金華和杭州的大學教書。文革後浙江文藝出版社創建外國文學室，郁飛被調領銜從事翻譯和出版，把這個當時在全國領風氣之先的出版社搞得轟轟烈烈。同時，郁飛自己翻譯、寫作出版了大量的著作。

這段時間郁飛譯了許多外國名著，同時他寫作了《我在星洲三年》、《我的父親郁達夫》等膾炙人口的作品。此期郁飛最感人和成爲其後不朽文壇佳話的翻譯巨作是他「父債子還」幫助父親在半個世紀後譯完林語堂的《瞬息京華》的義舉。

深陷牢獄二三十載，一旦得脫郁飛就想起了要譯這部書，這是自他童年期就深深烙在他父子心上的負疚和宿債。其深層原因一是中國人父債子還古訓的鞭策、道德責任義不容辭，郁飛不願讓父親的一世文名有絲毫的愧憾；另外自己從小就看到父親翻譯並癡愛這部作品，這裏面也埋藏着自己對父親的思念和童年的記憶。十度寒暑，一曲彈罷頭飛雪；郁飛終於以最優異的成績向世人交了考卷，也告慰了父親的在天之靈。讀者評論這部書有過數種不同的譯本，但郁達夫和郁飛父子這個本子至今仍然被文學界和精通中英文的圈內人認爲是最好的譯本。

來日並不方長

翟杰

人與事

前段時間，一位好友意外離世，一直令我心緒難平。另外的朋友告訴我，他是在毫無徵兆的情況下，心臟動脈破裂，送到醫院搶救了近十個小時，又在重症監護室裏呆了一天一夜，最終還是離開這個世界而去了。

見過太多的生死別離，也逐漸練就了一顆淡然的心。但當噩耗傳來，還是讓人驚詫萬分。華髮未生的年紀，人生的大幕剛剛開啓，還未眞正領略其中風景，便撒手人寰，只留下雪鬢霜鬢的母親和身懷六甲的妻子，實在令人扼腕。

閉上眼睛，回憶過往，好友的音容笑貌猶在眼前。大概就在兩個月前吧，我們還通過一次電話，說，有時間一定要聚一聚。沒想到，那次的交流被永遠封凍在歲月的河流裏。和周圍的朋友談及此事，衆人皆唏噓不已，紛紛感慨世事無常，一念既起，趕緊去做。但是，好像只有在目睹或聽說了類似的「生死事件」之後，才會有這種人生慨嘆。

小時候，總覺得日子很長，怎麼長也長不大。漸漸地，又覺得來日方長，手中有大把大把的時間可以使用，今天幹不完明天幹，明天去不了後天去，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可不是這樣嗎？街頭邂逅熟人，一番寒暄之後，大都會說「改天一起吃個飯」或是「過幾天給你打電話」之類的客套話，結果，「改日」多會變成「無期」。

很多時候，我們也是這樣的啊！對父母說，過上幾天，帶你們好好到醫院查個體檢。我們明白，來日方長，不差這幾天；對愛人說，忙完這陣，陪你去看場電影，我們告訴自己，來日方長，等等也沒什麼；對孩子說，放了假，一起去遊樂場，我們知道，來日方長，孩子也不是一天長大的，有的是時間。

我忍不住想，去世的那位朋友，在發病的前幾天甚至前幾個小時，心中一定會有不少念想吧？可能是想辦法給家人一份驚喜，可能是約久違的朋友聚會，甚至，着手給即將出生的寶寶取個名字……一切都是猜測，多麼希望，他的那些想法，能馬上去做。如此，也算讓遺憾的人生稍有慰藉了。

看過一個公益廣告，媽媽對年幼的兒子說：「等你考上大學，媽媽就享福了」；十幾年後，媽媽又對兒子說：「等你畢業工作了，媽媽就享福了」；又過去了十幾年，媽媽對兒子說：「等你結完婚，有了孩子，媽媽就享福了」；幾年之後，一個小女孩說：「奶奶，等我長大了，讓您享福哦！」每次看到這個廣告，都讓我唏噓不已，不禁自問：來日方長，來日，究竟是哪一日？來日方長，到底有多長？多少念頭在「來日方長」中沒有了重拾的興趣？多少日子在「來日方長」中消失殆盡，尋不着蹤影？

買了新衣服就穿，不必等到某個特殊的日子，因爲來日並不方長；想要去健身，就換上衣服跑出門去，不要今天拖明天，明天推後天，因爲來日並不方長；看中了某件東西，在經濟允許的範圍內，別猶豫，趕緊去買來，因爲來日並不方長；想學習某項本領，立刻着手去做，別耽擱，因爲來日並不方長……

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美好的願望如果只是寄託在「來日方長」裏，那麼只能讓它在歲月中，落滿塵土，黯淡無光。